

世界经典名著系列

世界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延边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宝库

第二十五卷

悲惨世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法] 雨果 著
文家 译

藏

书 章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 八 卷

作恶的穷苦人

一 马吕斯找一个戴帽子的姑娘， 却遇到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

夏季过去了，秋季也过去了，冬季到来了。白先生和那姑娘都再也没有去过卢森堡公园。马吕斯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再见到那张温柔和令人倾倒的脸儿。他无时不找，无处不找，可是什么也找不着。他已不再是那个以一腔热忱梦想着未来的马吕斯，那个顽强、热烈、坚定的汉子，对命运的大胆挑战者，有着建造空中楼阁的头脑，一个有计划、深谋远虑、豪情、思想、壮志满怀的青年，而变成一条丧家之犬。他已陷在一筹莫展的苦境里，完了。工作使他反感，散步使他疲劳，孤独使他烦恼；广大的天地从前是那样地充满形相、光彩、声音、启导、远景、见识和教育的，但现在在他眼里竟成了一片空虚。他仿佛觉得一切全消失了。

他老是在想，因为他不能不想，但是他已不能再感到想的乐趣了。对他的思想向他不断低声建议的一切，他都黯然回答说：“有什么意义呢？”

他不停地埋怨自己：当初我为什么要去跟她？那时我能看见她，就已经那么快乐了。她望着我，难道这不是很了不起吗？看那神气，她在爱我。难道这还不够美满吗？我还有什么可希求的呢？这以后已不会再有什么了。我太傻

了，是我错了。等等。他从不把他的心事透露给古费拉克，这是他的性格，但是古费拉克多少猜到了一些，这也是他的性格，古费拉克开始祝贺他有了意中人，同时也感到这事来得突然，随后，看见马吕斯那么苦闷，他终于对他说：“我看你这人太简单，只有兽性。来，到茅庐去走走！”

一次，马吕斯看到九月天美丽的阳光，满怀信心，跟着古费拉克、博须埃和格朗泰尔去参加索城的舞会，希望——多美的梦！——能有机会在那里遇见她。当然，他没有见到他所寻找的人儿。“可是丢了的女人总能在哪里找到的嘛。”格朗泰尔独自嘟囔着说。马吕斯把他的朋友甩在舞会里，孤孤单单地回家去了，摸着黑，浑身疲倦，脑子发热，眼睛忧郁，一辆一辆从舞会回来的车辆满载着尽情歌唱的人们从他身边经过，他听到那种欢乐的声音，嗅到车轮卷起的尘土，感到很烦乱，心灰意懒地呼吸着路旁核桃树的涩味来使自己的头脑清醒。

他开始过着越来越孤独的生活，彷徨，沮丧，完全陷在内心的苦痛里，好象笼中狼那样，在他的悲戚中走去走来，四处寻找那不在眼前的意中人，被爱情搞得晕头转向。

还有一次，他遇见一个人，给了他一种异样的感受。他在残废军人院路附近的那些小街上，迎面遇见一个衣着象工人模样的男子，戴着一顶长檐鸭舌帽，露出几绺雪白的头发。马吕斯瞥见那些白发，感到美得出奇，只见那人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好象心事重重，沉浸在忧伤的遐想里。说也奇怪，他仿佛认出了那人便是白先生。同样的头发，同样的侧面轮廓，至少露出在帽檐下的那部分是相同的，同

样的走路姿态，只是比较忧郁。但是为什么穿这身工人服呢？这怎样解释？为什么要乔装改扮？马吕斯见了心里非常惊讶。等他的心情安定下来后，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去追那人，谁知道他这次会不会抓住他所寻找的线索呢？总之，应当跑到他近处去看个清楚，打破这闷葫芦。可惜他的念头转得太迟，那人已不在那里了。他走进了一条横巷，马吕斯没能再看见他。这次邂逅使他回想了好几天，印象才渐渐淡薄下去。他心里想道：“用不着大惊小怪，这也许只是个相貌相象的人罢了。”

二 发 现

马吕斯一直住在戈尔博老屋里，从不留意别人的事。

当时住在那栋破房子里的，确实只有他和容德雷特一家，除此之外再没有旁人；容德雷特就是他上次代为付清房租的那个人，他却从来没有和那两老人或那两个女儿谈过话。其他的房客都早已搬了，死了，或是因为欠付租金而被撵走了。

在那个冬季里的一天，太阳在午后稍稍露了一下头，那天正是二月二日，古老的圣烛节的日子，这种骗人的太阳往往会带来六个星期的寒冷，并曾触发过马蒂厄·朗斯贝尔的灵感，使他留下了两句可以称为古典的诗句：

大晴或小晴，
群熊返山洞。

马吕斯那天却走出了他的洞，天已快黑了，正是吃晚饭的时候，因为饭总得要吃点。唉！想象爱情的不治之症！

他正跨出门坎，布贡妈当时正在扫地，一面嘴里说下面这几句值得回忆的独白：

“有什么东西是便宜的，现在？全是贵的。只有世上的痛苦才是便宜的，它一文也不值，这世上的痛苦！”

马吕斯慢慢地沿着大路，朝着便门方向往圣雅克街走去。他正低着头想着心事。

忽然，在迷雾中，他觉得有人撞了他一下，他回过头，看见两个衣衫褴褛的年轻姑娘，一个瘦长，一个较矮，两人都喘着粗气，慌慌张张，飞快地朝前跑着，好象怕人追上一样，要逃跑似的。她们向他迎面跑来，没看见他，到身边便碰了他一下。马吕斯在昏暗的暮色中看见她们二人的脸蜡黄，光着脑袋，头发散乱，抓着两顶不成形的包头帽子，拖着两条稀烂的裙，光脚。她们边跑边说。大的那个用极低的声音说：

“雷子来了，差点儿抓住了我。”

另一个回答：“望见他们，我就溜呀，溜呀，溜呀！”

通过那些丑恶的黑话，马吕斯懂得：宪兵或市警几乎逮捕了那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机警地却逃跑了。

她们深入到他背后路旁的大树下去了，只见一种隐隐的微光渐渐消失在黑暗中。

马吕斯停下来望了一会儿。

他正要继续向前走，却看见他脚边的地上有个灰色小包，他弯下腰去捡了起来。那是一种类似信封的东西，里面装的好象是纸。

“哼，”他说，“没准是那两个穷孩子掉的！”

他转身就喊，却没有喊住她们，他想她们已经走远了，就把那纸包揣在衣袋里，去吃晚饭。

走到半路，在穆夫达街的一条窄巷里，他看见一个孩子的棺材，上面盖着一条黑布，放在三张椅子上面，并点着一支蜡烛。这时，暮色中的那两个女孩回到了他的脑子里。他想道：

“可怜的母亲们！有一件比看见亲生儿女死去更伤心的事，那就是看着他们活受苦。”

一会儿，这些使他触景生情的阴惨事儿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了，他重新回到他惯常的忆念中。他又开始回想着在卢森堡公园晴光丽日的树影中度过的六个月。

“我的生活变得多么暗淡啊！”他心里想。“随时都会有年轻姑娘出现在我面前，从前我觉得她们全是天使，而现在觉得她们全是妖精。”

三 四 脸 人

晚上，他正要脱衣睡觉，手在上衣口袋里碰到他在路

上拾的那包东西。他早已把它忘了，这时才想起，打开看看，会有好处的，包里也许会有那两个姑娘的住址，要是的确是属于她们的话；而且，无论如何，总能找到一些必要的线索，也好把它归还给失主。

他打开了那信封。

那信封原来是敞着口的，里面有四封信，都没有封上。四封信上都写好了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

每封信里都散发出一种恶臭的烟味。

第一封信上的姓名地址是这样的：“夫人，格吕什雷侯爵夫人，众议院对面的广场，第……号。”

马吕斯心想他或许能从这里面找他要找的线索，况且信没有封口，拿来念念也没有什么不妥的当。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侯爵夫人：

悲天悯人之心是紧密团结社会的美德。请夫人大展基督教徒的感情，慈悲一望区区，在下是一名西班牙人士，因忠心献身于神圣的正统事业而遭受牺牲，付出了自己的血，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钱财，原为卫护这一事业，而今日竟处于极其穷苦之中。夫人乃人人敬仰之人，必能解相助，为一有教养与荣誉，饱尝刀伤而万分痛苦的军人保全其性命。在下预先深信侯爵夫人必能满怀人道，对如此不幸的国人产生兴趣。国人祈祷，一定必应，国人永远感激，以保动人的回忆。

不胜尊敬感谢之至。至此敬上

夫人！

堂·阿尔瓦内茨，西班牙炮兵队长，留法避难保王党，为国旅行，因中途短缺经济，无法前进。

寄信人属了名，却没有附此信地址。马吕斯希望能在第二封信中找到地址。这一封信的收信人是：“夫人，蒙维尔内伯爵夫人，卡塞特街，九号。”

马吕斯念道：

伯爵夫人：

我是一个有六个孩子的一家之母，我最小的一个孩子只有八个月。我从最后一次分娩以后便病倒了，丈夫五个月以后便抛弃了我，举目无亲，穷苦不堪。

伯爵夫人一心指望，不胜敬佩之至，

夫人，

妇人巴利查儿。

马吕斯转向第三封，那也是一封求救的信，信中写道：

巴布尔若先生：

选举人，帽袜批发商，

圣德尼街，铁器街转角。

我允许我自己寄这封信给您，以便请求您以您的同情心同意给予我那种宝贵的关怀，并请求您对一个刚才已经寄了一个剧本给法兰西剧院的文人发生兴趣。那是个历史题材，剧情发生在帝国时代的奥弗涅。至于风格，我认为，是自然的，短小精悍的，应当能受到一点赞扬。有几首唱词，分在四处。滑稽，严肃，出人意料，又加以人物性格的变化，并稍微带点浪漫主义色彩，巧妙地散布在神秘进行的剧情当中，经过多次惊心动魄的剧情转变以后，又在好几个色彩鲜明的场景之中，加以结束。

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世纪人心的欲望，就是说，时髦风气，那种离奇多变，几乎随着每一次新风而转向的测风旗。

虽然有这些优点，我仍有理由担心那些特权作家的自私心，妒嫉心，是否会把我赶出剧院，因为我非常了解人们是以怎样的苦水来灌溉新进的。

巴布尔若先生，您是以文学作家的贤明保护人而著名的，您这一正确的名气鼓励着我派我的女儿来向您陈述我们在冬天没有面包没有火的困苦情况。我之所以要向您说我恳求您接受以我的这个剧本和我将来要写的剧本来向您表达我的敬佩之情，那是因为我要向您证明我是多么渴望能受到您的庇护并能得到以您的大名来光耀我的作品的荣幸。万一您不嫌弃，肯以您的最微薄的捐献赐予我，我将立即着手写一个韵文剧本，以便向您表达我的感激心情。这个剧本，我将

努力尽可能地写得十全十美，并将在编入历史剧的头上以前，在上演以前，呈送给您。

以最尊敬的敬意谨上，

巴布尔若先生和夫人。

尚弗洛，文学家。

再启者：哪怕只是四十个苏。

我不能亲来领教，派小女作为代表，务必请您原谅，那是因为，唉！一些焦人的服装问提不允许我出门……

马吕斯最后展读第四封。这是写给“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的。里面有这几行字：

善人：

假使您不嫌弃，肯陪着我的女儿，您将看见一种穷苦的灾难，我还可以把我的证件送给您看。

您的慷慨的灵魂在这几行字的景相面前，一定能被一种急切的行善心情所感动，因为真正的哲学家总能随时感到强烈的激动。

想必您，慈悲心肠的人，也同意我们应当忍受最严酷的缺乏，并且，为了得到一些救济，要获得当局的证实，是十分痛苦的，仿佛我们在等待别人来解除穷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叫苦或饿死的自由似的。对于一部分人，命运是残酷无情的，而对于另一部分人，又是过于慷慨或过于爱护的。

我静候您的降临或您的捐献，假使承您不弃，我
恳求您同意接受我的最尊敬的感情，我有荣幸做您的，

确实崇高的人，

您的极卑贱

和极恭顺的仆人，

白·法邦杜，戏剧艺术家。

马吕斯读完四封信后，并不感到有多大的收获。

第一，四个写信人没有留下地方。

其次，四封信看上去好象出自四个不同的人，堂·阿尔瓦内茨、妇人巴利查儿、诗人尚弗洛和戏剧艺术家法邦杜，但是有一点很让人费解：四封信的字迹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不认为它们出自同一个人，又怎能解释呢？

此外，还有一点也能证明这种猜测是正确的：四封信的信纸，粗糙，泛黄，是一样的，烟味是一样的，并且，虽然写信人有意要使笔调各不相同，但是同样的别字泰然自若地一再出现在四封信里，文学家尚弗洛并不比西班牙队长显得更高明些。

挖空心思去猜这哑谜，未免太不值得了。如果这不是别人遗失的东西，那是故意用它来捉弄人的。马吕斯正处在苦闷中，没有心情来和偶然的恶作剧认真，也不打算投入这场仿佛是由街头的石块出面邀请他参加的游戏。他认为那四封信在和他开玩笑，要他去捉迷藏。

况且，也无法肯定这几封信确是属于马吕斯在大路上遇见的那两个年轻姑娘写的。总之，这明显是一叠毫无价

值的废纸。

马吕斯把它们重新插入信封，一起丢在一个角落里，睡觉去了。

早上七点左右，他刚起床，用过早点，正准备开始工作，忽然听到有人在轻轻敲他的房门。

因为他屋里一无所有，所以他从不取下他的钥匙，除非他有紧急的工作要干，才锁上房门，那也是很少有的。并且，即使他不在屋里，也把钥匙留在锁上。“您会丢东西的。”布贡妈常说。“有什么可丢的？”马吕斯回答。可是事实证明，一天他真的丢过一双破靴，布贡妈对此大为得意。

门上又响了一下，和第一下同样轻。

“请进。”马吕斯说。

门开了。

“您要什么，布贡妈妈？”马吕斯又说，眼睛并没有离开他桌上的书籍和抄本。

一个人的声音，但却不是布贡妈的，回答说：

“对不起，先生……”

那是一种被酒精和白干弄沙了的一种哑、破、紧、糙的声音，男子的声音。

马吕斯连忙转过去，他看见一个年轻姑娘站在门口。

四 穷苦中的一朵玫瑰

一个极年轻的姑娘站在半开着的门口。那间破屋子的天窗正好对着房门，昏暗的光从上面透进来，照着姑娘的脸。那是个苍白、瘦弱、枯干的人儿，她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裙子，裸露的身子冻得发抖。一根绳子代替腰带，另一根绳子代替帽子，两个尖肩头从衬衫里顶出来，淋巴液颜色的白皮肤，满是污垢的锁骨，通红的手，嘴半开着，两角下垂，缺了几个牙，眼睛无神，大胆而下贱，体形象个未长成的姑娘，眼神却象个堕落的老妇，五十岁和十五岁混在一起，是一个无一处不脆弱而又令人生畏，叫人见了不伤心便会寒心的人儿。

马吕斯站了起来，心里颤抖着，望着这个和梦中所见的那个黑影相似的人。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姑娘并非生来便是应当变丑的，在她童年的初期，甚至还是生得很标致的。青春的风采仍在跟堕落与贫苦所招致的老丑作斗争。美的余韵在这张十六岁的脸上尚存有奄奄一息，正如隆冬拂晓消失在丑恶乌云后面的惨淡朝辉那样。

这张脸在马吕斯看来并不是完全陌生的。他觉得自己还能回忆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它。

“您要什么，姑娘？”他问她。

姑娘以她那酗酒的苦役犯的声音回答他说：

“这儿有一封信是写给您的，马吕斯先生。”

她叫他马吕斯先生，毫无疑问，她要找的一定是他了，可是这姑娘是到底什么人？她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

然后不经邀请，她便走进来了。她果断地走了进来，用一种叫人心里难受的镇静态度望着整个屋子和那张散乱的床。她光着脚，裙子上有不少窟窿，露出她的长腿和瘦膝头。她正冷得发抖。

她手里真捏着一封信，她把它交给了马吕斯。

马吕斯拆信时，注意到信封口上那条又宽又厚的面糊还是湿的，足见它不会来自很远的地方。他念道：

我可爱的邻居，青年人：

我已经知道您对我们的好处，您在六个月前替我付了一个季度的租金。我为您祝福，青年人。我的大女儿将告诉您：“两天了，我们没有一块面包，一家四口，内人还害着病。”假如我在思想上一一点也不悲观，我认为您的慷慨的心能为我们的遭遇实行人道化，并将我的愿望强加于您，惠我以轻薄的好事。

我满怀着对于人中善士应有的突出的敬意。

容德雷特。

再启者：小女静候您的吩咐，亲爱的马吕斯先生。

马吕斯见了这封信，象在黑洞里见到了阳光，从昨晚起便惑不解的谜，此刻全清楚了。